





以詩書，年十四，學藝盡精，玉指雪腕，風骨娟人，能作小品文字，書事體花，挺秀有致，其父嘗語人曰：此吾家不傳之術也，未幾，父歸道山。因是日，淑告喪，娟有族叔某，心險狠，常覬家產，見娟貌美，以為奇貨可居，一日，淑往告娟曰：春申美女女校方招走，且可寓卿指畫，乃遣報載之，而招生廣告見示，并云：汝母教二子，坐食守其，終弄丁奉，虧不合玉娟入某校修業一年，即可執教鞭，自謀生活，不較在家為得耶，母以族叔之言，擬報可應，謀於玉娟，娟亦心動，遂隨決，遂隨叔赴申，叔乃薦之兩北明芳里健佳園，娟不從，無如舉目無親，誰為將伯，加之七弟月益成可怖，誰敢不應指揮，搗乃取名玉妃，教以歌彈，娟本風靈，一教數之，即能成章，從此車水馬龍，宮門如市，環顧公子，長安少年，同流聚散，但無幾夕，亦亦虛與委蛇，其香閣四壁所懸之字，均娟手書，挺拔不俗，會有一人，子嘉者，家豪富，年逾弱冠，妻妾劉氏，夫妻感情頗篤，今歲秋，劉氏以病疾，醫藥其效，適逢適遇，子嘉痛不欲生，父母受子情深，恐伊因鬱生痢，乃令其同至瀝水城家，盤桓數日，十里洋場，藉以消遣悶鬱，戚與子嘉本為中表兄弟，且年相等，平日喜挾邪遊，因子嘉初來瀝，悶鬱無解，乃日偕作北里遊，嬌紫桃紅，俱少當意，一夕，戚與子嘉至玉妃妝閣，一見如舊，因玉妃之貌，頗似亡妻，玉妃亦以子嘉年少英俊，極力周旋，戚見二弟，似曾相識，以撮合山自居，是夕，乃定情誓，痛訴我我不離香閣，願頭之鄉，不下一千餘金，妃當誓諾正濃之際，輒告子嘉以身世，離攪手出火坑，願事遂至，言訖，妃涕淚洶湧不止，子嘉亦為之動容首肯，乃以妃事告之於戚，託戚轉告父母，初，子嘉之父，以勾欄無良，善女子，嚴辭拒絕，戚乃盛贊玉妃如何溫柔，如何賢淑，母以愛子之情，復從旁吹捧，父始聽諸，已於前日出院，暫居戚家，一俟奩具購置完備，不日書之返蘇，從此風去聲空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亦花史中之一頁佳話也。